

## 矩阵的秩(中篇小说)

俞礼云，安徽天长人，鲁迅文学院第七期作家班学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1983年起在《青春》《清明》《飞天》《解放军文艺》《萌芽》《安徽文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60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等报刊转载。

最终将马杆脑壳上逼出一层细汗来的，是儿子芽尖。

暑假才开始，老婆小茶就开始和马杆“结皱”，本是后街女孩一样妖娆的身子突然间像长满了刺，对马杆横挑鼻子竖挑眼，从早到晚絮絮叨叨，喋喋不休，颠来倒去就一个中心思想：马杆必须赶快找到关系，让即将升到市实验中学读初中的儿子芽尖分个好班。早晨讲，中午讲，晚上还讲，脱了衣服上了床继续讲，嗡嗡嚶嚶。在这闷热汗湿的夏日里，马杆感觉整天有一颗红头绿身的胖大苍蝇始终盘旋在耳边，打也打不着，赶也赶不走，弄得马杆的心绪比头发还要乱。小茶开始还只是嘴上说说，马杆口讷，讲不过她，只得“麻”了脸，带听不听，有时看她越说越“脱天”，便蓄力予以一击。马杆说：“成绩的好坏不在于分到什么班，而是取决于自身努力，一个裁缝的一堆学生里为什么能出来个好厨师？自己搞出来的嘛。”这样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让小茶身上后街女孩的泼辣更加的沸腾：“你把一条‘螺蛳混’养到粪坑里，它分分秒秒都在拼命努力，你告诉我，它什么时候能长成大鱼？”马杆认为小茶完全是不讲理，是较劲，便不再理

她；这就更是涉及到态度的大问题了，是一种严重的蔑视，逼得小茶不得不再次升级。盛饭、端菜、洗碗，动作力度明显加大，马杆耳朵里不断传来碗、筷、铲、勺哗哗啦啦的声音，且一言一行里明显带着不上路子的蛮，让马杆在炎热的夏季里明显感受到女人发犟后的那种不可理喻。而且其后遗症日益显露，厨房的水池里开始有成堆未洗的锅、碗、杯、盘发着异味，卫生间里的水盆里泡着的衣服一整天无人问津，沙发上、地板上来历不明的杂物搅得人心火不断往外窜，茶几上一堆紫葡萄皮上趴着一窝苍蝇集体惬意地搓着细腿，不时发出“嗡嗡”的呻吟……而且，随着局势的恶化，小茶似乎已经关闭了和马杆对话的小门，一整天冷冷的对马杆无一点声音和表情，这很让平时在家里一切都依赖小茶的马杆无所适从。特别是到了晚上上床该“做”的时候，小茶也一反以前后街女孩的如饥似渴，表现出冷漠的态势。马杆深知她的软肋，满有把握地从她身上关键部位开始突破。马杆一如既往地极尽流氓和体贴，亦柔亦痒地将小茶步步引向深入，小茶也似乎渐渐入港……谁料待马杆暗暗得意，雄赳赳地进入实质性阶段时，小茶果断而又坚决地用右手的手背对着马杆的关键部位短促而有力地“索”了一下，然后和毯侧过身去，马杆浑身提满的气“嗤”的一下全泄了。黑暗里有低低的声音冷冷的传过来：“不把芽尖分班的事落实好，你就不要做这个大头梦！”

小茶的这句话等于把前面多日积聚的一切重新聚拢成了一大团压力，并且明确而不可回避地压在了马杆的肩上。

不过，如果认为这样就拿住了马杆，那你小茶可就看错人了。小茶床

上那设计感十分明显的无情一“索”，比假如一开始就坚决拒绝的伤害更深更重更伤人，但倒刺激了马杆的倔！不让马杆“做”可以，让马杆按照你小茶的安排，哈下身子去找关系，你小茶的如意算盘应该是拨错了珠子。

哀莫大于心死。一“索”之后，马杆终于觉得不再亏欠小茶了，索性不管不顾地瘫倒在地，背对小茶，睡得比往常任何一个晚上都香甜而踏实，任小茶在一旁的黑暗里无声地抽泣……

最终，把马杆脑壳上逼出密密一层细汗来的是儿子芽尖。

令马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他和小茶躺在床上继续进行着谁也不理谁的冷战的时刻，暑假里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芽尖罕见地出现在他们的床前，对一横一竖斜蜷在大床上的爸爸和妈妈冷眼扫过一遍之后，便翕动着刚冒出茸毛胡的嘴唇，对着半空里空洞地说：“如果分不到好班不勉强你们，我和他们出去打工你们不会拦着我吧？”便不再多说一句话，转身离开，同时他的手机铃声很配合地响起美妙的歌声：“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

和小茶较劲正酣的马杆猛地坐起，脑壳上忽地冒出一层密密的细汗，并且很快的聚结成珠，沿着马杆瘦削的腮滚落下来。

马杆觉得这个夏天热得实在是有点离谱了。

—

说实话，从马杆来讲，关于芽尖分班的事，他比小茶还要焦虑、着急。

在这个家里，富贵贫穷，生老病死，有什么事能大过芽尖的成长成才？怎样成长成才，得先看成绩！从开始上学那天起，芽尖的成绩一直是整个家庭事务的重中之重，是马杆和小茶生活的中心之中心。对于分班的利害马杆也是想得很细很深的：这初中分了班，一上就是三年，市实验中学一个年级30个平行班，老师有优劣，学生有好坏，分到好班，为三年以后顺利考上高中打了基础，分到差班，别说考高中，能不能顺利上完初中都难以预料，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啊！而要想真正的分到如意的班，空口无凭，必须得有过硬的关系才行。

对此，同事钩子有炉火纯青的见解。一向喜欢“将传统的底线再往下移一寸”的钩子在游戏软件开发上是独树一帜的高手，但对市面上的人情世故同样见解独到。他总是标志性用一根手指弯成钩子，挠着腮帮子，再正一正头上戴着的一顶绿帽子，从自己最喜欢的高等数学谈起：“还记得矩阵中的秩？”

马杆似乎学过，但依稀记得应该是十分久远的事了。钩子显然对此耳熟能详“线性代数中，矩阵中的任意一个 $r$ 阶子式不为0，且任意的 $r+1$ 阶子式为0，则阶数 $r$ 就叫作该矩阵的秩。”见马杆对此现出茫然的神色，钩子喜欢卖弄的馋瘾瞬间膨胀起来，“一个矩阵 $A$ 的列秩是 $A$ 的线性独立的纵列的极大数目。类似的，行秩是 $A$ 的线性无关的横行的极大数目。如果把矩阵看成一个个行向量或者列向量，秩就是这些行向量或者列向量的秩，也就是极大无关组中所含向量的个数。”

“说人话！”见钩子说的离自己越来越远，让自己接近了无地自容，

马杆实在忍无可忍，断然喝止。

“对不起，忘了你高考时数学没及格。”奚落完马杆，心满意足的钩子总算说起正经话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矩阵中，每天面对纵横交错的关系，所以必须在行向量和列向量上找到秩的最佳状态。这说的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对一生的规划和发展。但具体到找关系办事，就比较简单，其最佳状态是双边互换。你帮我调动一个好友，我帮你提拔一名至亲；你帮我承揽一个工程，我帮你拿到一个大标的采购……一句话，你要想通过找关系办成事，首先看你有没有互换的资源和本钱？”

马杆当然没有。不过，马杆同时认为，凡事皆有律数。芽尖上市实验中学分什么班，人家学校是有规矩的。那么多学生牵扯着那么多家庭，背后又牵扯了那么多的人，全都在瞪着大眼睛盯着，怎么可能找找关系就改了规矩呢？小城就这么大，人与人之间勾搭连环，要谈找人，谁都能同学朋友亲戚熟人的无限联系起来，弄出错综复杂没完没了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都有用，那市实验中学新生分班这个事不是全没了规矩，全乱了套了？

当然，马杆之所以这样分析，主要是他确实找不到什么关系。马杆大学毕业后，在小城工业园区一家企业上班，虽然在技术部担纲开发，号称工程师，但实质上是小工人一个。龙结天朋，鼠交洞友。马杆这样的层次和他能正常来往的同事、朋友、亲戚、同学、熟人全都生活在穷街陋巷，有点出息的自有他们另外的圈子，不会正眼瞄他一下。就马杆这个市井层面圈子的文化，平时除了凑一块喝杯把小酒，摔两把扑克，没什么可交换的；最常交换的不过是和美女开开玩笑：“我请你吃饭，你请我睡觉……”

彼此之间一眼洞穿，知根知底，谁身上都没一点硬茬，拿什么去和人家互换呢？

“谬矣，谬矣。”钩子对马杆的灰心丧气进行了重复的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再次用一根手指做成钩子的形状，舒服地挠了挠腮帮子说：“没有双边互换，你可以单边发动哎！火到猪头会烂，功到自然能成蹶。”

你以为单边发动是没有条件的？撇开需要坏一些钞票按下不表，你从基地发出一串电波，总得有收音机接收了才能发出声音，现在关于分班的关键，马杆一概不知，捧着一大砣金锭没地方送啊。

但局势的发展似乎不以马杆的意志而转移。小茶表面上与自己形同陌路，话已经不和他说了，马杆可以忍，可以跟她耗。但马杆的感觉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小茶应该是从台前退到了幕后，做起了“垂帘听政”的勾当，甚至有暗中操纵、指使芽尖的嫌疑。相比于小茶，对付芽尖要复杂很多，开始现出喉结的儿子芽尖对马杆说话越来越赤裸、紧迫且生猛。

这一天，马杆正在网上下棋，局势奇好，自己的小卒已经坐进对方九宫，接着只要鼠标牵着小黑马往卧槽里轻轻一跳，“咔嚓”，小卒坐中堂，家破人亡，对方只有等死的分了。马杆没有着急，而是慢悠悠地点起一支烟，很享受地深吸两口，然后拈起鼠标，咬着牙，梗了头，用上全身力气……接着应该是酣畅淋漓的“轰隆”一声对方被将死的音效。但马杆没有看到对方老师被将死，自己电脑却死了。缓缓抬头，儿子芽尖强行关闭电脑开关的手指头还没有缩回去，或者说正挑衅地支棱着。

“你干什么?!”马杆火“腾”的一蹿三丈高。

“还好意思问我干什么?我的事到底怎么办?”芽尖说话从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

“不知道我正和市长谈着啊!”马杆这次没被芽尖的气势喷住。

这句话不深不浅，居然乱了一下虽楞但还嫩的芽尖的分寸。但话的意思与芽尖所见严重不符。不过，芽尖还是明显地软了下来，“老爸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马杆现在还不能说。芽尖不可能知道，那天马杆脑门上被逼出密密一层细汗之后，脑壳上就没再干过。马杆思前想后，更觉芽尖分班兹事体重大而紧迫，用寝食难安不足以形容，走路、吃饭、睡觉、上厕所无时不在脑子里回旋，但脑子想碎了，依然束手无策，便想到上网去逛逛，一个网友的建议像晴天霹雳，炸开了马杆的“天灵盖”。网友的建议看似简单但也暗藏深意，他让马杆不要被道听途说牵着鼻子走，直接去找市长问个究竟!

找市长马杆没有那个牛B，也没有那个胆。网友的意思马杆知道，是让他用钢笔当枪，给“市长信箱”来那么一梭子，把社会上为市实验中学初一新生分班找关系的乌烟瘴气在网上给搅一搅，晒一晒，让市长引起高度重视，把开后门的路子全部堵死，让所有的人都回到讲究规矩的轨道，马杆这边厢自然就不用找什么关系了，也就是传说中的“围魏救赵”。

市政府网站自开通以来一直办得比较热闹，要闻快递，政策法规，民生联播，基层动态……但马杆一般是不看的，马杆认为自己平头百姓一个，跟那些高大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但政府网上有个“市长信箱”，不光马杆，大家也是有事没事都会去遛一遛的，上面反映的全是生活里的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它不但有政府官方纯正血统的色彩，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听讲网民们有不少抓耳挠腮的事通过“市长信箱”还真的得到了解决。既然这样，马杆就壮起胆，深吸一口气，抱着试一试的意思“找市长谈谈”。

有关网络的事，马杆从来是透熟麻利风，鼠标轻轻一击，“一梭子”稳、准、狠地扫进了“市长信箱”。马杆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市长大人：

你上任后解决了市区初中择校问题，点赞！不过最近又听市面上疯传，今年变择校为择班，有钱有权的家长找关系找门路找人都找“雾”了，纷纷想给孩子分好班找好老师，你亲手缔造的市区教育均衡将再次被别有用心的人联手打破，鄙视！望你老人家在日理万机中抽空管一管，否则，我们会将这件事再向上级举报，还要捅给媒体，让他们来看一看，本来让老百姓普大喜奔的教育被这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搞成了什么样子？！翘首亟盼市长抡起大刀斩断搅局的黑手。回复请走快递，电联139××××5240自取。

×××

×月×日



话虽硬，看出马杆内心其实是虚的，所以未敢留真实姓名、地址，有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思。作为资深网民马杆深知，要想搅动网络引起市长高度重视，没有重磅炮弹是不行的，所以，马杆照着网络惯常做法，将一个事实适度放大一下，再将一切背景隐去，让其裸体出境，将大家的眼球全部吸引过来，这样才有了将事件做大的基础，关于真相大白后怎么收场，那就不是他的事了，那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当然，似乎也没有什么最终玩得无法收拾的网络事件，无论浪潮怎样汹涌，最终总是一切静水东流。

马杆这一切?0?0?@?@的小动作最终没能憋住，全盘告诉了钩子。

“幼稚不堪!”这是钩子晓得事情来龙去脉后，脱口而出的评价。

刚换了一顶颜色更绿帽子的钩子说出的话也绿的逼人：“政府向来是哄死人不偿命。只有你马杆这样的呆子才相信‘市长信箱’，你去看一看、访一访，哪个市政府网络上没有‘市长信箱’，但又有哪个市政府网站是自觉自愿设这个‘市长信箱’的?这是上面统一要求的，是被逼的!换句话讲，不过是‘作秀’而已!你真的认为那些个‘市长信箱’、‘百姓直通车’、‘连心桥’、‘热线快递’之类的专栏能成为和普通老百姓沟通的纽带和桥梁吗?更进一步的问问，它们真的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你总不能什么都不相信吧!”马杆实在不能苟同钩子对一切的怀疑，“各级政府天天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就是为了糊弄我们，给自己贴金?这也假，那也不真，全都不满意，那我们平头百姓不就是天天生活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之中?”

在马杆面前一向掌握话语主动权的钩子简直无法形容马杆的幼稚，只能用长时间摇晃戴着绿帽子的头来表示自己的极端无奈。

不过似乎这次钩子有所失算，人家市长信箱并没如钩子所说的那样敷衍和应付，却显出蛮高的办事效率，没出一周，快递就送来了“市长信箱”的答复。

马杆以惯常少有的激动抖索不已地拆开市长信箱的回函，一个个打印的宋体字闪着神圣的光刺花了马杆的眼：

同志：

你反映的问题有关部门会认真对待并会慎重处理，此事有明确规定并已制订了详细实施细则，届时会见分晓，欢迎监督。另，请你并转告他人，勿偏听偏信甚至传播不实之言，要相信一切都是讲规矩的，愿你我及大家共勉。

市人民政府市长耿力生

2015年7月21日

市长耿力生的签名下面，还加盖了市人民政府鲜红的大印，说明这封回复不仅仅是市长个人的意见，更代表了一级政府庄严的态度。这就让马杆更觉得此封回信意义不同凡响。

有了人民政府撑腰，马杆变得理直气壮。不但进门时一扫多日的小心

翼翼，把回复拍在饭桌上的幅度和声音也都有点超出常规。

小茶态度虽然被这张来历不明的纸拍得有些松动，没再像以前那样僵、硬、冷，但也没有马杆想象的那样被大红公章唬住。她伸头瞟了瞟夹在一盘花生米和一碗剁椒鱼中间的回复，歪过头对旁边的芽尖说“得意什么？谁不知道，市长信箱里的信全是政府办的那帮主任、秘书和办事员们替代回复的，跟市长没半毛钱关系，更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

马杆知道这是激将法，目的是让他能讲出更多的内幕，和坐实办好这件事情的可能性。马杆其实没什么更关键的牌打给娘儿俩，只好简单地套用新闻发言人的话说：“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小茶居然笑了一下，还顺势给他操了一块肥肉；一边的芽尖也不易察觉地将自己最喜欢吃的芹菜爆炒肉丝往马杆面前推了推，这就充分说明了马杆之前的努力虽然不得要领，跌跌撞撞，但小茶同志和芽尖同学是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而且，小茶还比较敬重地捧起桌上的回复问马杆：“我承认大红公章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对芽尖的分班能起到什么具体而实在的作用呢？”

“有了规定，一碗水端平，分出来的班当然是平行班，老师、学生应该都是均衡的嘛”。

小茶对此不置可否，却换个角度分析这封回复。小茶认为，市长的回信虽然表明了一种公正的态度，规定了基本的原则，但具体到执行上问题就来了。原则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是人干的事，难免就有手上手下

的分毫之差，到时候你把每一件事情都掰开来看，全都符合规定和原则，但结果与你的预料却差距很大，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

“所以”，小茶恢复了一个后街女孩惯有的干练和精明，说，“必须之必须要找个靠谱的关系，把芽尖分班时的分毫之差把握好，不让宝贝吃这个闷亏。”

绕来绕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马杆重新变得比较畏难，知道自己找不到过硬的关系，只好再次拔高政府有规定的高调，始终认为“不用找人”。

小茶也不跟他抬杠，晚上上了床，把空调打到25℃，身上本来就不多的两片薄布往下一褪，后街女孩丰满妖娆的身子如饥似渴的一扭，两扭，三扭……马杆同志飞秒间骨酥肉麻，意志也紧跟着不出意料的土崩瓦解。一番酣畅淋漓之后，已经完全倒戈，主动替小茶把“必须之必须要找个靠谱的关系”的论点进行了一番严密的论证和深度剖析，接过小茶扔过来的烫手山芋也就毫无争议了。

### 三

不知道是过度紧张还是格外重视，亦或兼而有之，马杆赶到市教育局的时候，离上班还早得很。

清晨的市教育局机关大院空荡荡的，只有保安一个人在传达室门口伸胳膊动腿，略有一点“太极拳”的意思。马杆讨好地给他哈了哈腰，算是打过招呼，之后在保安傲岸神情的默许下，背着手在市教育局大院里转了

一圈，看过党务宣传栏，再看政府信息公开栏，又看了文明创建园地和健康小贴士……洒了很多水的机关大院，凉风习习，也比较湿润清凉，显出溽热夏天的一点柔情，鲜艳的国旗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让机关大院平添了一份庄重和威严。平日里，像马杆这样的平头百姓基本上没和政府机关打过交道，所以心里始终无端的有一丝崇敬感。随着上班人流的逐渐密集，惴惴不安也不断加剧，对走进大门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敬重，不住地堆笑，哈腰，点头，打招呼。来上班的人都认真地在指纹机上签到，然后谦逊地等在电梯旁，对像马杆这样打招呼的陌生人也抱以友好、熨帖的微笑，这让马杆强烈感觉到自己所看到的机关作风和所谓官员的作派跟外界口中一无是处的衙门形象大相径庭，便无端地有点恨那些歪曲机关和官员形象的人，替这些“猴”在机关里，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却对外界负面评价似乎还蒙在鼓里的人感到委屈和愤愤不平。当然，对办好小茶交代的事也信心大增。

夏天的骄阳一大早就显出它的力度，很快变得比较刺目，路上的行人纷纷挤到路边不多的树荫下去匆匆行走。

一切都在按机关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一般的工作人员到的差不多了，局长要八点才到，那么，这中间自然是副局长老庞拎着公文包迈着方步过来了。马杆见了血液猛一沸腾，一个箭步射过去，没有任何铺垫，毫无章法地逮住庞副局长的手一阵乱握，同时语无伦次地自我介绍。庞副局长没被他夸张变形的声势带到沟里，依然稳重而又微笑着说：“我知道，霞子给我打过电话。”霞子就是小茶的初中同学，虽多年已没有来往，但

小茶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门打洞，用分子裂变的形式，调动电话、短信、微信、微博、E-mail 等一切手段，建立起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把她从茫茫人海里“网”了出来，并且缠着老爸让他答应了几乎在外人看来绝不可能的事：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专题接待马杆谈芽尖分班的事情！

钩子听讲这个事情以后，笑得浑身严重颤抖。虽然今天戴着的绿帽子上多了“我很烦，别惹我”六个黄字，但他还是主动惹了上来，说：“死棋。此行你一定空手而归。”

马杆极不以为然：“是他宝贝女儿亲自安排的，而且是放在庄重的办公室见面，你看不出庞副局长的高度重视啊？”

钩子只好按着性子，给马杆来点找人小贴士知识普及：“古往今来，但凡找人办事，地点选择大有讲究，家中为上，茶吧咖啡馆次之，办公室等而下之也。”停了一下，用手指做成钩子状，让马杆附耳过去，“除非是他精心设计，剑走偏锋，放在办公室既可如愿所获，又有公共场所光明正大的色彩，一箭多雕也。”

“你叽哩咕噜说的是什么鸟话？~！”马杆对他这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分析庞副局长实在是必须予以申斥。

“朽木不可雕也。蠢B一个！”钩子以他极端的愤怒关闭了和马杆对话的大门。

马杆蠢但小茶明白。一切早就替马杆准备好了，而且充分考虑了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的特点。想到这儿，马杆禁不住摁了摁裤袋里5000元的充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38043007020006071>